



# 走西口

□碑林路人

一首苍凉而忧伤的调子,从远古传来,穿过逶迤起伏的高原,穿过沟沟峁峁的黄土坡,和着黄河水的呜咽传唱了百年。

一种淳朴的思念和牵挂用最原始的歌谣从毛眼眼的妹子口唇里唱了出来,那份痴情,那份期盼,那从心底发出的真真切切的无奈与失落扯得人的心生生地痛。

每当听见这首歌,我仿佛就看见荒凉的古道旁,牵着毛驴的后生一步一回头地恋恋不舍,我仿佛就听见站在高山上撩哥哥的妹妹,至死也要把哥哥随的心声。

《走西口》,一首凄婉而缠绵的民歌,寄托着黄土高

原上人们渴望美好生活的希望,承载着两百年来荒凉的土地上一代又一代背井离乡的汉子们沉重的思念。《走西口》,一首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歌谣,哪里是歌,哪里是曲,分明是穷苦日子里一种无奈的倾诉,是人性中至真至纯的情感最原始的流露。

穷人才会走西口,再舍不得妹子,也得咬着牙往西走。古道口,四月天,不见艳阳只见沙,风沙吹蚀着妹子俊秀的脸,吹疼了哥哥思乡恋家的心。呜咽的黄河水,知道女人们心中那份苦苦期盼。

总可以看见古道边,挎着篮子的女子在张望,望穿了双眼,望白了双鬓。苦苦的荞麦花开了一茬又一茬,

走西口的哥哥啊,泪蛋蛋抛在沙蒿蒿里,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你转回乡的身影?

大风挟着黄沙刮过黄土塬,刮不散的是妹妹婉转的歌谣,奔腾的黄河水流过沟沟峁峁的山梁,带不走的是早已根植于心的旋律。

一首民歌竟凝结着一个民族一段厚重的历史,一段歌谣竟饱含着成千上万人生死离别的命运。望眼欲穿的妹子站在崖畔上唱着凄婉哀怨的《走西口》,盼着哥哥早回头;颠沛流离的哥哥在走西口的路上,留下了一路的思念,一路的歌;《走西口》走过黄土高原荒凉的土地,走过一代代黄河人苦难而遥远的记忆……

## 太白纪行

□桂维民

### 一、雨中登山

交驰辗转过山坪, 鸟道人稀涧上行。 冷雨流云峰顶绕, 虚尘缥缈亦心惊。

### 二、天圆地方

福地云天万里烟, 流岚残月拜神仙。 冰川乱石存遗迹, 断壑盘旋道似弦。

### 三、世外桃源

幽谷深潭瀑有声, 小桥古木鸟虫鸣。 摩崖石刻多辞趣, 曲径丛篁气自清。

### 四、莲花飞瀑

太白登临波墨山, 飞流九瀑满溪湾。 峰头霞蔚疑无路, 鸣磬声声水激潺。

### 五、喷泉广场

河岸摩天一转轮, 山空林静峪无尘。 泉随乐舞追光影, 五彩祥云若有神。

### 六、登神仙岭

神仙眷顾有天梯, 四嘴山高栈道奇。 太白在前方咫尺, 画廊百里不须疑。

## 无 题

□春草

今夏奇异早高温, 伏天爽舒润众人。 世间正道是沧桑, 秉嘴承训涤征尘。

## 忘记花开的誓言

□光年

许久没有了你的消息 我查看了近一年的朋友圈 也没有找到你的只字片言	把你的人生从头到尾重复一遍 我们在无声无息中走散 所有的如果都不可实现 所有的但是都在所难免
打给你的电话 已无法接通 烦人的嗡嗡声震撼着我的耳膜	沉默和遗憾 试图穿透我的心房 我们消失在彼此遗忘之前
阳光恣意地从窗户泻进房间 微风送来你的痕迹 我看见你的笑脸,若隐若现	时光之河,从春夏流入秋冬 怎样才能让我 忘记花开的誓言
如果还有明天 你会不会像听一首喜欢的歌一样	

少时鲁莽,却囊中羞涩,华山道阻且长,未能成行。而今虽有富余,然力不从心,只得借科技赋能,搭乘索道上山。登临华山之巅,便知天命不可违,万象皆有因,唯有顺其道而行,方可观朝阳、看落雁、赏莲花、坐云台、问玉女。下山依傍渭水款款而行,便晓山高水长,日月在上,人与鸟兽皆为造物,适者皆可永存。

华山是一座受难的山。亿万年来,强烈的地壳升降活动,让这里的岩石碰撞摩擦,分崩离析各自东西。稍息后,孤峰兀立,巨石临空,伤痕累累。有些断痕犹如刀劈斧削,90度的垂直剖面,哪怕一粒沙土也休想站住脚跟。远望这些裸露的山体,没了草木的荫蔽,恰似白生生的肌体展露无遗。山不厌高也不厌其丑,自古以来,“衣衫褴褛”的华山忠实护佑着秦岭山脉,平衡着南北,牵着手东西,成就着天地造化。即便是那神乎其神的孝子沉香为救母力劈华山,还是为了给冒险家开辟乐园,硬是在伤口上添痕留印,开凿出长空栈道,历经种种劫难,也丝毫不改其初心使命。

山自有根不厌其表。那些彻地连天白花花的花痕,宛如天地间摊开的一页巨型画幅。画中偶尔冒出一两棵倔强的树木,大量出现的则是那些刺眼的暗黑沟槽。经年累月雨水冲刷,硬生生在花岗岩肌体上侵蚀出一道道从上而下、由浅及深、由细变宽的水槽,好像是作画者信手甩了几笔。于是,一幅幅水墨写意画便扑面而来。大面积留白的画幅,给古今文人墨客提供了一显身手的机会,米芾的“第一山”,金庸的“华山论剑”,杨虎城的“万象森罗”……大家的背书,恰如一枚枚印章,点染着山水画卷。华山尽最大可能保有着原生态。上下的山路紧挨着崖壁而建,仅容得下两车擦肩相会,逼仄的感觉,好像跑个野兔都会随时挤出山道来的样子。紧窄的河道里,隔一段就可看见一些滚落的大石头,棱角分明,任性十足,霸道而立,纵使石头裂隙里草木乱侵也不乱其方寸。

去往西峰的屈岭,攀爬险峻的苍龙岭,行走惊心动魄

母亲在43岁生下了我,那时身边的亲人都建议母亲:“你已有六个孩子了,还要她干啥?以后也享不到这个孩子的福!”可母亲却坚持将我养大成人。

上小学时,每天早上起床,我都要在母亲的怀中穿衣服。那时我称之为“坐怀抱”。大姐批评道:“快迟到了,还坐什么坐?”引得大家哭笑不得。不爱学习的我因为常常挨老师的批评,就认为学习无用,甚至产生了厌学情绪。母亲连哄带骗,用了多种方法教导我,要我好好学习。我喜欢听母亲说:“知识学到自己肚子里,谁也拿不走。”

现在想来,在那样一个识字人不多的年代,像母亲这样懂知识、识大体的女人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我一直很庆幸自己出生在一个好家庭。尽管那时家中子女多,生活拮据,母亲仍然坚持让我上到了初中毕业,由此带给了我适应时代的生存能力。

随着时间推移,我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离开了工作5年的学前班校园,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家庭,也有了自

## 心中有座山

□董剑华

承受着朝圣者一波一波地攀爬,哪怕是长空栈道上的戏耍(蹬磨子上脸,扯胡须、摸耳朵)。它就像位宅心仁厚的老人,享受着孩子的调皮,快乐着孩子的快乐。

今夏的此处天干少雨,山上极端缺水。目力所及之处不见山体渗水,不见飞流直下,裸露山体上那些古老的渠渠道道显得更暗、更扎眼。意外的是,南峰顶上竟有巴掌大一池水,倒映着天光,听说是前几日本场雷雨所致。沿途见着几位挑山工,一根扁担两头挂着鼓鼓囊囊的物品,或是背篓里塞满饮料、矿泉水,迈着沉稳的步子拾级而上。路人连忙闪避一边,不由啧啧称赞。在一些陡峭崖壁下,腰挂安全绳索的汉子,正在努力拾捡游人丢弃的垃圾。有些顺道而下的挑山工,扁担挑着的分明是一大包可回收垃圾。他们是

## 母亲生我是么女

□朱艳平

己的孩子。此时,母亲已66岁。本不想让她为我操心,但她还是主动来到我的小家,费心地照顾我坐月子。这让我心里很是愧疚,自己本来已是“多余”的,而她还要帮助我、照顾我的孩子。那两个月点点滴滴,温暖和感动都在我的心里。

伴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我也渐渐懂得了母亲的不容易。同时,生活重心逐渐转移到了自己的小家中,对母亲的关心也少了。那时,我的小家条件简陋,偶尔接母亲到家里来,母亲总是着急回家,每每告诉我:“等你们盖了新房子,我再好好玩几天。”我懂得母亲的心意和体谅。

## 四十五岁说

□史飞翔

是充满危机的;一个高喉咙大嗓门,时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的人,多半是理亏的;一个时常“赶场子”,热衷于表现的人,内心多半是孤寂的。一个咄咄逼人,貌似很强大的人,他十有八九是自卑乃至自弃的。

人到中年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淡。能不写的文章就不写了,能不说说的话就不说了,能不发的朋友圈就不发了。日子越来越寡,生活越来越淡。至于朋友交往,亲疏随缘,冷暖自知。别人的议论、外界的评价、名利的诱惑,都不重要了。唯有家人陪伴才是世间最好的眷恋。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

人到中年,难免会生出几丝慵懒。文坛上的是非非、恩怨恩怨,见得多了,也就看清,同时也看轻了。记得老作家孙犁曾语重心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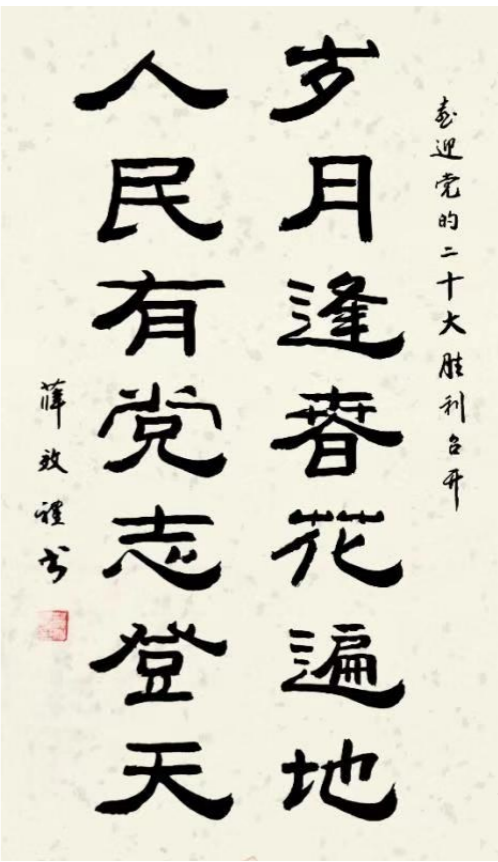
地告诫过年轻作家:“文艺之途正如人生之途,过早的金榜、骏马、高官、高楼,过多的花红热闹,鼓噪喧腾,并不一定是好事。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忍受得污蔑和凌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在历史上,到头来退却的,或者销声匿迹的,常常不是坚定的战士,而是那些跳梁的小丑。”年轻时对这话仅停留在字面的理解上,人到中年,经历了太多的人和事,目睹了文坛的种种现状之后,才觉得孙犁是多么睿智和豁达。

人到中年,经历了一连串“头破血流”之后,才知道自己书生气是多么浓。莫言曾公开说,自己是个不太聪明的人,待人处事的方式

有点呆笨。比如:坐出租车,他生怕别人觉得行程短而不高兴,一上车便给司机递去价值昂贵的中华烟。出版社拖欠他稿费,他挥挥手说:“下次一起结吧。”旁人的讥讽,外界的流言,他一概置之不理。

其实贾平凹亦是如此。贾平凹一辈子没说过一句硬话,但也没做过一件软事。这份看似愚笨的“憨厚”里,其实藏着高明的处世哲学。可惜的是我学不来莫言和贾平凹的这套“高明的处世哲学”,注定终生吃亏。

人到中年,终于发现,自己是个不合时宜的人。那些“忍不住的关怀”常常让自己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坚持认为:一个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边的作家和批评家,一个害怕被孤立、被排斥而不敢讲真话的



岁月逢春花遍地,人民有党志登天。(书法)

薛效礼

作家和批评家,一个因为既得利益而小心翼翼、患得患失乃至失去立场和原则的作家和批评家,一个不关心国情民瘼,只知道一味迎合和吹捧的作家和批评家充其量只是一个平庸的文字工作者和讽刺家。真正的作家和批评家都是不合时宜的。

四十五岁,庆幸自己邂逅了苏东坡。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差不多大半年时间,我一直在读苏东坡。百感交集中写下了《苏东坡在黄州》《苏东坡在海南》等多篇文章,融入了不少个人的生命体验。林语堂形容苏东坡的一生是“人生的盛宴”,并且说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开心时他会告诉你:“人间有味是清欢。”失落时他会告诉你:“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困顿时他会告诉你:“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即便是遇到那人生的“至暗时刻”,他也会告诉你:“你为故人思故乡,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最后,借用苏东坡的一首词来结束这篇拉拉杂杂。四十五岁时的“自说自话”吧。“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